



风情奇趣录



风情奇趣录

第二辑

云南少数民族民俗丛刊

风情奇趣录

(第二辑)

《民族文化》编辑室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昆明大观路39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125

1983年4月第一版 1983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000

统一书号：10184·85 定价：0.30元

《云南少数民族民俗丛刊》

出版说明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各种风俗习惯的产生、形成和变化，和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往往最能形象的体现一个民族的思想感情、性格特征和心理素质，并从一个方面看出其历史发展变化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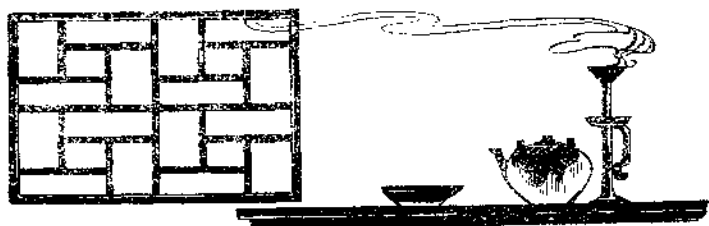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历史，都是祖国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历史发展的长期过程中，各族人民都作出过自己的贡献。云南是多民族的省区，有二十二个少数民族，大部分少数民族居住在山区和半山区，交通闭塞，社会经济发展缓慢，至今仍保留了丰富的社会形态资料。因此，对云南各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无疑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和极有价值的工作。

《云南少数民族民俗丛刊》的选编出版，是为了通过对云南各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介绍，对云南各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提供比较丰富而又形象生动的有价值的资料，同时增加广大读者对云南各少数民族的了解和认识，有助于各民族之间团结的加强和发展。

编 者

目 录

滇西夜宿·····	吴 案 (1)
瑞丽江上的渡口·····	李钧龙 (6)
基诺山风情·····	梁多俊 董绍禹 (11)
竹楼风光·····	杨毓才 杨伟民 (16)
傣族和昆虫食品·····	艾 昆 (19)
热情好客的阿细和撒尼人·····	李石生 陈 欢 (23)
鹤与鹤庆·····	张 了 (27)
普米族的火把节·····	思 涛 (32)
普米族的生活习俗·····	袁仲义 (35)
景颇族的木脑(总戈)·····	珍 华 (39)
傈僳族的狩猎·····	普付益 胡 贵 (42)
独龙族民俗·····	龚明华 阿 南 (46)
崩龙族妇女的腰箍和统裙·····	杨知勇 (51)
依家人的哈棱·····	金 石 (53)
歌手家的婚礼·····	张永叔 (59)
插花节纪事·····	姜仕英 (65)
恋爱宴会·····	毛佑全 (69)
凉山彝的婚礼·····	基默热阔 (73)
锁媒人·····	李 理 (77)
迪庆藏族婚俗见闻·····	覃信刚 (80)
生死达观的哈尼人·····	红 芒 (86)
三宝山花街采风录·····	吴承柏 (90)
婚俗奇趣小缀·····	(94)



滇西夜宿

吴 棠

在人们的生活当中，总要经历外出旅行和投宿。久居城市的人，旅途宿店习惯于住条件较好的旅馆或饭店。这种住所，几乎是大同小异的客房，生活虽然方便，却很难使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有没有使人难以忘怀的投宿呢？有。在滇西偏僻的山区和农村，至今还保留着一些传统的投宿方式；哪怕只住一夜，都会使你产生一种“人生能有几回来”的感觉。

一种是随马帮夜宿。尽管边疆的交通比之过去是大有改善，但马帮在有的地方还一直承担着运输的“主力”。在不通公路的山区行走，往往要跟随马帮上路。“赶马三年不歇店，到处丢个冷火塘”。正如这首民歌里唱的一样，马帮是很少歇店的。在走完一个“马站”（约六十华里）时，“马锅头”（赶马人）就会在江边或山林里选个背风、近水的地方停下来。

这时，夕阳西下，暮色苍茫。马锅头们卸驮子、找架

禾，挖个火塘支上三角架，生火造饭。当你嗅到罗锅饭的喷香时，一盆淡水煮青菜，一碗竹筒捣碎的糊辣椒，几片腊肉已经摆在面前。吃毕晚饭，洗过脚，就在驮子下面铺上防潮毛毡，扯上一幅油布权当帐篷，准备睡觉。当然，马锅头们是很辛苦的，他们还得上草料，喂马水，在宿地中央烧上一堆篝火，烧上一点草果和干辣椒，以防止野兽的侵袭。据说，野兽畏火和怕闻这种气味。

这样的江边或林间夜宿（澜沧江沿岸），只见巍峨矗立的山峰，象巨人的手掌遮住半个天空，星星仿佛离人们很远。阵阵山风吹过，松涛声和江涛声，夹着远处传来野狼的嚎叫；一堆堆闪烁不定的磷火，飞舞在草丛的周围，环境的气氛确实有几分恐怖。当你迷迷糊糊入睡，感到有些凉意时，已经是后半夜了。别耽心睡误了时辰，鸟鸣会把你从梦中惊醒。山谷升起了白雾，迷雾中透进了黎明的曙光。这时，马锅头们已做好了早饭。

远行如果不跟马帮，可以请一个老乡作伴，当响导。这种旅行，将会遇上第二种类型的宿店。在人烟稀少的山区（例如高黎贡山）的原始森林里穿来穿去，走几十里还看不到阳光和村落。有时听到鸡叫狗吠，以为村寨到了，响导会对你说：“还早哩”。在怒江两岸的横断山脉，两山之间鸡犬相闻，一下（坡）一上（坡）得要一整天的时间。这类山区没有专门的客店，但只要有几户人家的村寨，总有一两家私人兼营的客店。一间简陋的耳房，铺着两三张竹床，别从外观上看只是几间茅屋，室内打扫得颇为干净，主人殷勤，来客投宿，真是“宾至如归”，使人感到亲切和温暖。

在这种小店投宿，蔬菜虽然缺乏，但经常可能会吃上一

点山珍野味，例如麂子干巴、鲜香菌、丝瓜、萝卜、酸菜汤，要不就蒸上一碗烟薰腊肉，总让你吃得爽口。夜里不想早睡，可以在室内火塘边上烤火，跟主人和旅伴叙家常。住这种旅店，没有固定的住宿费，临走时，适当地给上一点食宿费，主人家总是客气地谦让一下才肯收下。

当你告辞主人离寨时，回头看一看这儿的风景：一勾新月挂在山头，山泉水从你脚底流过，木枋架成小桥似的栈道，俨然就是古诗里写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的境界。高寒山区气温低，霜期长，俗话说：“清明断雪，谷雨断霜”，指的就是这一类常年多霜的山区。

从高寒山区往下走，多半要走过一些带“甸”名的地方，“甸”就是群山之间的盆地，通常比坝子窄小。这种地带已有公路支线，接近公社所在地时，有“三合一”式的小店（即由供销社开的旅馆和食堂）。楼下卖饭，后院歇客，一两个服务员，从登记、做菜到照应房间。象剑川羊岭，就有这种小店的典型。两间铺面，三四张方桌，后院是木板隔开的能摆两张床的房间。由于行人稀少，客到后服务员才“量人煮米”做菜。

这里山高水冷，气候严寒，每个房间都有一个栗炭火盆，一盏用墨水并做的煤油灯，灯光如豆，被山风吹得摇曳不定。当地农民起得早，睡得早。要是你难以入眠，可以出外走走。假使是秋天途经这儿，你将会领略到“风起落叶声，山犬吠不已，披衣夜出户，明月照溪水”的情景。飒飒西风，吹下了梨园经霜的红叶，除了隐隐约约地几声犬吠，静得放在枕边的手表摆动声都能听到。没有电灯，月色显得分外皎洁，照得石岩间流出的溪水都晶莹透亮。这样万籁俱

寂的夜晚，常常会勾引起旅客的激情或惆怅。

难道在滇西旅行的夜宿都是象这样的寂静孤独吗，并不完全是这样。当你返回坝子时，那又是另一番景象。在洱海周围的大理、邓川和鹤庆，不论白族、彝族都好客，只要有正当职业，即使是陌生人，到老乡家借宿都会受到热情的接待。一般说来，白族农村房舍较宽，多数人家都有闲房和空床，庭院、后园栽培着花卉和果木，环境比旅馆清幽。

主人把你夹到堂屋，现涨的开水冲上一杯祥云砂罐烤茶，一碟松子或南瓜子，晚餐少不了那刚从自留地采来的绿菜，还有腌肉或其他一点什么肉食，碰上这样的招待，客人不习惯时会有些拘束，房主人会说：“难逢难遇嘛。我们也经常出门，山不转水转，将来我们还会见面。”

堂屋是家庭议事、待客、吃饭的地方。屋内的陈设，有“福祿寿喜”的立轴，几幅淡墨兰竹；收音机、缝衣机比较普遍。别误会这样的人家一定得是“书香门第”，实际上都是“渔樵耕读”的劳动世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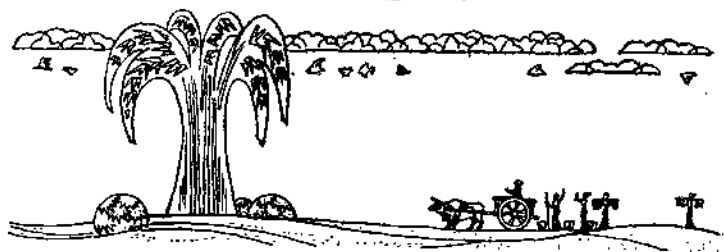
入夜后，村里的老人爱弹起三弦唱“大本曲”；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吹叶笛，唱山歌；孩童们灯下朗读教科书上的课文；老大妈剥豆、筛面、喂猪食，忙个不停……这种热烈而又宁静的生活来之不易，那是几经折腾，党的三中全会精神得到贯彻后才获得的。

在这些村落里借宿睡得很甜，夜里刮风下雨也很难把你惊醒。待到东方发白，起床出门时，看到地上散飘着的花瓣，才意识到“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滇西的夜宿并非传奇，它确是体现了我们国土的辽阔和边疆各族人民生活的丰富多彩。

连绵不断的云山和林海，汹涌湍急的大江，富饶的土地和勤劳的民族，热忱好客的主人和淳朴的风尚，这样的夜宿怎能不使旅客留下深刻的印象呢！





瑞丽江上的渡口

李 钧 龙

云南边疆的每条江河，都设有许多个渡口。但最迷人的，恐怕还是要数瑞丽江上的那些渡口了。

从畹町沿国境西行十二公里，突然，一条大江仿佛一条受惊的大蟒，从两座陡峭的山峡里窜了出来，狂奔而下，穿过重重山岩，奔腾蜿蜒于秀丽的瑞丽坝子。从这山峡的出口处开始，称为瑞丽江。瑞丽江上的第一个渡口，恰恰就在这山峡的出口处，称为勐戛渡口。由于水急浪高，想用木浆和竹篙把竹筏或木船划过江去，显然很难办到。于是，人们利用两座山岩，拉起了一条大缆绳，缆绳上拴了一个大滑轮，一股钢绳通过滑轮系着渡船的头和尾。摆渡时，只需将系着船尾一端的钢绳放长一些，使船头朝上游斜着约三十度。这样，急流冲击船尾的面积较大，从而形成一股推动力，使渡船昂头射向对岸。那场面，真叫人惊心动魄：头顶的滑轮嘶嘶怪叫，两旁的钢绳铮铮鸣响；船头推起的浪花，象一堵又一堵的冷墙，迎头盖脸扑上船来。两百多公尺宽的江面，十

几秒钟就冲过去了。那速度，真可称得上是“神速”了。

五十年代，我们到边防前哨放电影时，电影机的马帮驮子，就放在渡筏上，但一个驮子要一个人紧紧地扶着，否则，筏子倾斜，很可能把机器翻到江里去。而驮驮子的牲口，就赶下江去，让它们自己游向对岸。上边，浪里飞舟；下边，急流奔马。人喊马嘶，山鸣答应，怎不叫人惊心动魄！

后来，造了大木船，牲口不卸驮子就牵上船去，还可以载上一部大卡车，方便多了。但人们的心弦，绷得比那钢绳更紧。尽管只是十几秒钟的航程，在人们心里的印象，却是难以忘记的。

现在，一条铁绳吊桥就在原来拴缆绳的位置上横跨东西，就象一条象征着吉祥幸福的彩虹，当年那些惊心动魄的场景，只能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了。

在瑞丽江中游，有个渡口叫敦洪。敦洪，傣语：大青树。的确，在几里路外，一株高大的大青树便映入眼帘。它在一片林海之上，就象蓝天里飘着一片青云；树冠上，几只白鹤在梳洗羽毛，又仿佛是半天云里开出了几朵洁白的牡丹。摆渡场地，就正好在这株奇异的大青树下。这个渡口，成了中缅两国边民互市和探亲访友的纽带。

这渡口的奇妙之处还在冬天。冬天，江上笼罩着雾，天空弥漫着雾。江天连成一片，说笑声、傣歌声，水鸟的“呱呱”声，木桨划动的哗哗声，都从雾里传了出来，但却久久只闻其声，不见筏踪人影。这时，往往会产生这样的幻觉：雾把你也托浮起来，飘动起来，你的四周，全是一片雾的激浪奔腾的世界。突然，筏子出现在你眼里了，并且以飞快的

速度，直扑过来，一直到你脚边，才戛然停住，筏子上的人影也闪动起来，这时，你才从幻境中走了出来：筏子靠岸，摆渡的人上岸了。这时，你不得不叹服艄公的撑船本领和那能穿云透雾的眼睛！

随着上岸的人走上沙滩，走进条条林间小道，另一个奇迹又出现了：她们挑着竹箩走动的体态越发婀娜，时浓时淡的雾里，仿佛一群群仙女时隐时现；阳光射透的雾里，仿佛出现了一条条七彩霓虹。

敦洪渡口，可真够得上是雾的奇景，人的奇观！

如果说勐戛渡口是瑞丽江进入瑞丽坝子的第一个渡口，那么，小容棒渡口，就是瑞丽江离开瑞丽坝子的最后一个渡口。这个渡口就在著名的勐卯三角洲的那个尖角上。恰好处在瑞丽江与陇川江的汇合点。两条江流汇合以后，注入一条深深的峡谷，那已经是境外了。可是，离这渡口不到一华里，加之江面宽阔，水深流急，艄公没几手划船高招，几秒钟后，就把你送出境去了。所以，走这个渡口，不得不叫你有点担心。

那次，我、老吴和小高过这个渡口时，担心更甚。那时，是七月下旬，正是雨季的高峰时期，连续几天的大雨之后，江水猛涨。在那个尖角岸上居住的小容棒傣寨全被洪水包围住了。据公社的同志讲，寨里的人，已经十几天没离开过寨子了。这个小寨子和邻国的一个大寨山水相连，一条田埂便是国界，可是和祖国的土地，却隔着这么两条大江。十几天没见到一个人出过寨子，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的生活怎样？这正是我们要去探访的原因。

我们走过长长一段蒙着一层红泥的沙滩，来到了一个三

面是水的高地上，小容棒寨子便浮现在我们眼前。浩浩荡荡的洪水，几乎都淹到了楼台边上。几位在楼台上洗衣服的妇女，发现了我们，都远远地朝我们这边张望。我们才喊了一声：“可以渡船吗？”一位绿衣红裙的妇女便把拴在楼台上的一支竹筏划离开，然后，沿着寨边，朝江的上游撑上去。只见她把长长的竹篙从右边插下去，身子随着竹篙旋转朝后，一直到篙梢淹到了水下，这才举起竹篙，又从左边插下去，动作那么轻快敏捷，体态那么优雅，特别那衣裙，在茫茫的洪水中，显得那么鲜艳。差不多逆流而上将近一华里，她用篙子一拨筏尾，筏子立即横了过来，浮进了激流。然后，她双手撑着篙子，稳稳地立在筏尾，用篙子平衡着身子；筏子掉了头，在洪峰上颠簸着，箭一样地飞了过来，眨眼之间，不偏不倚，已停在我们站立的岸边。

我们都愣住了：站在筏子上的竟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她两手抱着篙子稳住筏子，笑微微地望着我们。神情悠然自得。如果不是那湿了的大半截裙子，和那滚动着水珠的发梢，你简直难以相信她才从惊涛骇浪中搏击出来。

我们跳上竹筏，另一只独木舟又轻捷地靠到了我们这只筏子的旁边。站在这只“黄瓜船”上的，是个更小的大概只十来岁的小女孩。她满脸水珠，也满脸稚气。两只清澈的大眼睛在我们身上扫来扫去，充满了天真和好奇的表情。我们另外两个同志上了那只“黄瓜船”。

到了小容棒后，我们才了解到，这个寨子的人，不论男女老少，无一不会划船，而且无一不是划船能手。只要境内有人走上沙滩，境外有人走下那红红的上坡，寨子里的人谁先发现了，谁就举起插在楼台上的竹篙来。……

自然，瑞丽江上，还有许多渡口，姐勒下边的曼蚌渡口，隐藏在一片竹林之中，清幽、憩静，江宽水平，在这段江面行舟，别具一番雅闻风味；姐告寨前的金坝渡口，沙滩纵横，溪流穿插，筏子在其间绕来转去，又是一种曲径通幽的情趣。

我毫不夸张地说：在这些渡口中的任何一个，你只要渡过一次，那怕仅只一次，在你的一生中，将永远难忘！





基诺山风情

董绍禹 梁多俊

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县境内，从西向东横贯着一架连绵七十余公里的大山，这就是普洱茶六大茶山之一的攸乐山。基诺族人民就生活在这里。基诺族称攸乐山为“基诺洛克”，意即基诺山。这里古木参天，绿荫蔽日，古老的茶树林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一幢幢有如孔明帽子式的竹楼，隐没在茫茫无际的林海里。传说很古时候，基诺族没有房子，以森林为家。后来，孔明教他们盖房子居住，并用他的帽子作式样。

基诺族有一万多人。以农业为主，也种植茶叶。农作物主要是早谷、水稻、玉米、棉花。在茂密的原始森林里有许多珍禽异兽，如双角犀鸟、熊、麂子、马鹿、野猪、豹、虎、长臂猿、孔雀、野牛、大象等，因此，狩猎在基诺族经济生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基诺族已婚男子穿无领对襟白上衣，衣服和衣袖上都织

有红、黑相间纹饰，背上镶着约十公分的四方形黑布一块，中间绣着一朵美丽的花。基诺族男女青年恋爱时，姑娘一定要送一朵花给自己心爱的人儿。结婚后，妻子在丈夫衣服背上绣一朵当初定情时所送的那种花，以作为爱情的纪念。

家族的大房子

解放前夕，基诺族还居住在原始的父亲家族公社的大房子里。一个大房子长二、三十米，以至四、五十米，两边为卧室，中间是火塘，有的几代人在一个男性叫“直勒”的家长领导下集体劳动，共同在一个火塘边吃饭；另一种是一个大房子里居住着十多个以至二、三十个小家庭，各在自己的卧室门口设一个火塘，他们在家长直勒领导下共耕，收获后按小家庭分配，各自在自己的火塘上煮吃。比如龙帕寨有一个大房子里住有三十二户小家庭，共计一百二十七人。基诺族的大房子曾经引起世界许多民族学专家的极大兴趣，常有人前来参观。

以歌代谈

基诺山充满了歌声，每个基诺人都是歌手。他们不论在地里劳动，还是上山狩猎，都离不开唱歌。青年男女恋爱时要对歌，人们平时在一块闲谈聊天，也要对歌。基诺族寨子过年，往往去请附近寨子的人来欢度新年。请客的人也多是用歌来邀请对方。被邀请的也用歌来回答，表示十分高兴接受邀请。这种独特的风俗，真可以称之为“以歌代谈”了。

“七柯”响——打到了猎物

基诺族男子酷爱狩猎，他们外出都要随身带上火药枪、